

# 海邊雕塑 ——Bondi的呼吸

11月2日那天，辭別悉尼歌劇院與皇家植物園，與考拉大部隊揮手道別後，我又與幾位校友匆匆趕往邦迪海灘（Bondi Beach），去看一年一度的《海邊雕塑》——那被譽為“會呼吸的畫”。

儘管今年的 Sculpture by the Sea 口碑平平，仍忍不住要去瞧一眼——因為11月3日便是展期最後一天，不去就再無機會！

近來週末交通混亂，不是沒有 Metro，就是沒有火車，但我們仍興致勃勃地跳上開往 Bondi Beach 的巴士。

不同於環形碼頭的嫵媚與溫柔，波光瀾灩、細浪騰挪；邦迪海灘則是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整片沙灘上，人流如織，我們無心觀浪聽風，只匆匆追逐那些散佈其間的雕塑。

據說今年的參展作品約百件，來自十三個國家。可我們尋尋覓覓，見到的幾件卻乏善可陳。同行中有人打趣：“我叫我孫子明年也來參展！”言下之意，眼前這些作品連他孫子都不如。

誇張歸誇張，我倒願為展品不佳尋找些理由——

其一，展期將盡，佳作多已撤走，眼前空餘幾處基座；其二，據悉今年的邦迪雕塑展

並未獲得澳大利亞創意產業局（Creative Australia）的資助。這畢竟是聯邦政府唯一的藝術資助機構——資金匱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奈何！

我最欣賞的一件雕塑，差點錯過。當我們正準備離去時，和記忽然驚呼：“那邊有個《聖經》和翹翹板的雕塑！”我聞聲折回，只見翹翹板一端壓著巨石，另一端放著一本書——《沉思錄》。

石重而書輕，本屬常理；然而雕塑者卻反其道而行之——讓巨石高高翹起，而書卻下沉。寓意不言自明：思想的份量，重於千鈞。

那本書，是西元二世紀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教人於混亂中守靜、於塵囂中自省。它凝聚賢哲之思，其厚重豈是石能比？

其實，除卻雕塑不談，單是邦迪海灘的風光，已不虛此行。我最愛那一望無垠的海面——水天交接處，一葉小舟若隱若現。此景令我忽憶蘇東坡《臨江仙》：“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那舟上，或許真坐著蘇東坡吧？他笑看世事成空，仍與江海為伴，與明月對飲。

“江海寄餘生”，既是放逐，也是寄託；那是蘇東坡

的宿命，也是此刻觀海者的心境。

離開時，又見一張石椅，椅背上立著一隻烏鴉——作品名《為了和平》（For Peace）。背景是蒼茫大海與遼遠天空。我們爭相坐上那把“和平之椅”，擺出各式姿態；但願這一坐，能坐出天下太平！

這一天，真是豐富多彩——由悉尼歌劇院到皇家植物園，再由植物園到邦迪海灘，走過藝術、自然與心靈的一路風景。

而最深的感悟卻在海邊：藝術或可短暫，思想卻能永存；浪花會退，心中的光不滅！

馮淑萍



陸文 雕塑《思想的份量》

# 澳華新文苑

第1238期(B)

## 關於滬港的前世今生

——吳正《新雙城記》序

何與懷

二

（接上期）吳正先生把本書視為“新雙城記”。他青少年時期渴閱大量西方名著，其中又以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為最甚，他不由得發現，上海素以“東方巴黎”著稱於世，而香港則以“東方倫敦”以喻之，此小說以上海和香港為背景，與狄更斯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也不無相似之處。遂定名為“新雙城記”。他還覺得，作家最好的作品大多是自傳體小說，比如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比如曹雪芹的《紅樓夢》，他的“新雙城記”也是他視之甚好的自傳體小說。

自傳體作品一個要素，是作者要有令人信服的記憶。在他的“新雙城記”，吳正先生就表現了驚人的記憶力。對於他，記憶出於懷舊但又不僅僅出於懷舊，更具有美學意義——相對於虛假，真實就是美。

《東上海的前世今生》開頭，就有一段關於他位於上海溧陽路的住家周遭環境的精確敘述。吳正先生娓娓道出，溧陽路，這條在東上海，除了四川北路之外的另一條長街，之所以不太引人注意，是因為它“退居二線”，比前者更低調，更不顯山露水罷了。他家門前還有一條河。那條光緒年間被命名為“虹口港”的河，曾是東上海的一條水上交通要道，承擔著城鄉物流的功能。而位於溧陽路北端的虹口公園中的假山，前生是著名的“靶子場”，那裡分別是中共奪取政權前夕槍斃共黨和中共奪取政權後鎮壓反革命的刑場。土堆無言，只是前排的站立者和後邊的持械人互換了個位置……一切已然化作記憶，一種既夢幻又真實，既飄忽又沉澱，具有豐富時空意義的記憶。

吳正先生在《東上海》和《北港島》寫出了好幾位真實人物，其中有他的父親母親，自不必說，懷抱著濃濃的親情。

《東上海》最後一章“代後記”，是吳正先生寫夢中遇母。他說，就當此部稿子圈斷最後一個句號的當晚，他做夢了。這是個古怪的夢，寓意晦澀。夢中，去世多年的母親示現了，她還是吳正先生青少年時期的樣子。醒來時，天已濛濛放亮。吳正先生睜大了眼睛凝視著灰白色的天花板，心中充滿了困惑、惆悵、思念、預感，或者還有些其他的什麼……

《北港島》寫了父親臨終前讓人難以忘懷的一幕：

父親仍像往常一樣，處於昏迷中。我也追隨了上來，但我只是站在了房門邊上不動了，任由母親獨自趨向前去。母親站到了父親的床沿邊上，將嘴巴貼在了父親的耳旁，她大聲地向他說道：

“聖清，吳正的詩歌在《星島日報》上發表了！聖清，你聽到我在說什麼了嗎？聖清……”

父親忽然就睜開了眼來。他那麼紋絲不動地躺在那裡，似乎就是在等待母親前來告訴他這一個消息！

父親開口說話了，且字正腔圓，語速流利而均勻；每一個字音都清晰可辨，毫不含糊。這情形在

父親作了氣切手術後的兩年時間內從未發生過。而那聲音聽上去仿佛是某個別人借著他的口發出來的。他說：

“能在《星島日報》上刊登出來，這很好。他，會成功的。”

母親見狀驚呆了。她回過頭來望著我，眼中一片茫然。她不知道，這都發生了什麼？我急忙跑過去，俯身在了父親的耳邊叫喚：“爸爸！爸爸！我是吳正哪！我是……”“我希望能有奇跡發生。但，沒有。父親又再度陷入了昏迷中去……”

書中還有一位特別的人物——秀姑。她在他們家悉心照顧了他們三代，直到老死，說是女傭，但已是比家人更親的親人。這位十足的好人，有一個不變的觀念，很值得深思。

吳正先生回憶，他從上海剛到香港後有一段時間，家裡就他、父親和秀姑三人，晚餐了，三個人邊吃邊說，吳正先生的談話，說說就會不由自主地扯上了自己在文革歲月中的恐怖經歷，還有就是那些所見所聞的殘酷的社會事件，當然也難免會夾雜著對那個時代當局者的咒罵和數落。吳正先生很感奇怪，逢此場合，秀姑每每都會顯現出一種焦躁的情緒來。她開始變得坐立不安，再過多一會兒，假如吳正先生仍在這個話題上滔滔不絕的話，她便會藉故，捧著個飯碗，夾多幾筷菜，一個人躲進廚房裡吃去了。

開始，吳正先生並不在意，但有多了幾回後，便覺察到了事情的蹊蹺。以秀姑忠厚謙讓的個性，以及他們之間那種親密關係而言，她是不應有如此不禮貌甚至是反感的表現的。吳正先生就此事請教了父親，問是否在哪裡得罪秀姑了嗎？

有好幾回了，吳正先生父親聽罷這個疑問，並沒立即作答，只是笑而不語。再後來，父親藉故一件旁事，對吳正先生的疑惑作出了解釋。父親說，像秀姑這一代香港人對他們身後所聯繫著的那一大片國土是有著一種言不清道不明的深厚情感的。他們把它通稱為“鄉土”。他們恨日本人，也不喜歡英國人，只是盼望自己的國家能強盛，盼望自己的“鄉親們”能豐衣足食，過上快樂富裕的日子。他們中不少人沒有或很少受過教育。他們根本分不清，也不想去分清：誰是誰，什麼時代是什麼時代，統治那片國土的人幹過些什麼，或沒幹過些什麼？其實，任何一個人，一旦當他（或她）離開了那片曾生他養他的故土時，這種情結是很容易被催生出來的。他們自有他們的記憶軌跡，而每個人的思想又都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未完）

## 流光溢彩

### 悉尼老年大學舉辦藝術展暨七周年慶典

在悉尼坎布蘭德市政府大廳舉辦的悉尼老年大學《流光溢彩》藝術展暨七周年慶典活動圓滿落幕。此次活動得到了坎布蘭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僅提供了寬敞明亮的展覽場地，還給予了重要的資金協助，為展覽的成功舉辦奠定了堅實基礎。

典禮現場，華人服務社副主席黃漢昌先生與洲議員Julia Finn、李逸仙親臨現場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致辭。他們充分肯定了悉尼老年大學七年來取得的成就，並對老年大學在豐富社區文化生活方面所做的貢獻表示讚賞。悉尼老年大學校長沈峰在致謝詞中，對各級政府、社會各界及全體師生表達了誠摯的感謝。出席的嘉賓還有曉帆主席、林麗華榮譽市長、陳玉明會長、陳瀟副市長、楊毅鳴董事、葛英蘭會長、項賢峻教授、呂博教授、夢然執行院長、陳霞副會長、夏曉瓏女士、政府工作人員 Glenn Elmore、Sujan Selven、Enver Yasar。

本次藝術展既是學員學習成果的集中檢驗，也是展現老年人智慧與才華的重要平臺。展廳內陳列的作品琳琅滿目，涵蓋了國畫、書法、西畫、攝影、水彩以及各類手工藝製品。每一件作品都凝聚著學員們的心血與創意，展現了他們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悉尼老年大學自創辦七年

來，從最初的幾名學員發展到如今開設三十多門課程，擁有一千五百餘名在校學員的規模。教師隊伍前後有近百人投身老年教育事業，他們默默耕耘，為學校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所特殊的大學為社區老年人提供了一個學習交流、健康養生、文化娛樂的綜合平臺。學員們在這裡不僅學到了新知識、新技能，更收穫了友誼與快樂，實現了老有所學、老有所樂的人生追求。

悉尼老年大學的蓬勃發展，不僅豐富了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景觀，更為傳播華夏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了積極貢獻。這座跨越年齡與文化的橋樑，正在成為中澳文化交流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夕陽染紅遠空港的桅杆  
銀髮在微風中揚起智慧的光斑  
他們帶著老花鏡穿過海風  
在筆墨紙硯間擺渡時光

拼音本爬上皺紋縱橫的手掌  
國畫顏料滴入南半球的陽光  
太極招式舒展成雲朵形狀  
京韻皮影在藍花楹下迴響

曾經講臺前的圓丁  
如今學著用毛筆寫下鄉愁  
曾經車間裡的巧手  
現在剪出蝴蝶飛過海峽的褶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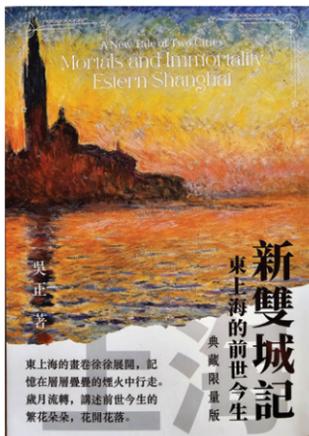
平仄節奏滲進咖啡香  
漢字偏旁嫁接樹葉的脈絡  
粵劇水袖卷起太平洋的潮聲  
青花瓷紋映著歌劇院的帆檣

這些穿過半個地球的種子  
在晚年課堂上重新發芽  
用皺紋裡珍藏的文化密碼  
為多元拼圖添上沉香色的典雅

當毛筆提起時  
宣紙承接了兩種文明的月光  
他們不是落葉飄零  
而是深秋枝頭最飽滿的果實  
將東方年輪刻進南十字星的遐想  
（黃瑜供稿）



悉尼老年大學藝術展暨七周年慶典與會者合照



吳正先生新著《新雙城記》卷一封面



吳正先生新著《新雙城記》卷二封面